

格魯吉亞的內亂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壹、前言

在整個外高加索地區，雖然只有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及若干令人覺得陌生的小自治州與小共和國，但是她們之間所發生的事，在最近幾年的累積報導下，也讓人覺得這裡不是個平靜的地區。除了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打了五年多的戰爭外，格魯吉亞（一般譯為喬治亞）這個國家也不甘寂寞地變成了熱門話題與問題。本文先從史地背景大略地介紹這個國家，然後以她的獨立與獨立後的情勢發展，她與境內南奧塞梯亞自治州的衝突，以及與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和國的對峙三方面來瞭解內亂問題的所在。

貳、史地背景

一、一九八八年以前的簡史

格魯吉亞是在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於西元前三三一年征服波斯帝國後建國的。西元三百年左右，格魯吉亞還成為基督教國家。但自西元六世紀起，格魯吉亞在享受了六百多年獨立的黃金歲月後，陸續遭到蒙古帖木兒、土耳其與波斯等異族的征服；儘管格魯吉亞人不斷地嘗試尋求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可是這些努力與企圖都未曾達到目的。國家還分裂成若干公國，而且相互地發生衝突。一八〇一年，被波斯人統治的卡爾特利亞 (Kartlia) 與卡赫地亞 (Kakhetia) 二公國曾與俄羅斯帝國合併過。在往後的七十五年中，格魯吉亞其他部分的土地，又被俄羅斯自土耳其手中加以併吞。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時，俄國發生革命，而格魯吉亞也正處於內戰。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廿二日，格魯吉亞的國民大會選出了國民會議，它在翌年五月廿六日於提比利斯 (Tbilisi) 宣布獨立，稱為「格魯吉亞社會民主共和國」，當時，還受到德國的保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英軍進入格魯吉亞，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撤走。獨立之初，格魯吉亞是由孟什維克社會主義政府所統治，到了一九二〇年五月，格魯吉亞在與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簽約後獲得其承認。然而，事與願違，當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格魯吉亞西部的明格列爾 (Mingrelia)、阿布哈茲 (Abkhazia) 與阿札爾 (Adzharia) 等地發生動亂時，布爾什維克黨人史達林率領紅軍開入提比利斯，兩個星期之後，格魯吉亞更改國名為「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GSSR)。翌年十二月五日，第一屆外高加索蘇維埃大會召開之際，格魯吉亞與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聯合，成立了「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TSFSR)，一九二三年元月十日，這個聯邦共和國還曾通過了憲法，但到了一九三六年，聯邦共和國解體，十二月五日，格魯吉亞成為蘇聯憲法中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當格魯吉亞人史達林成為蘇聯領導人時，格魯吉亞人不但沒享受優待，反遭到極大的迫害，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史達林的迫害已遍及整個蘇聯人民。不論蘇聯的民族政策如何，格魯吉亞人的民族認同感一直是很強烈，一九五六年，格魯境內發生「反俄羅斯化」的示威與反俄羅斯人的暴動；一九七八年，因為蘇聯憲法削弱了格魯吉亞語言的地位，又產生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自從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擔任蘇共領導人後，即開始允許非官方的政治組織成立，竟見表達的自由在整個蘇聯社會已開放甚多；在格魯吉亞境內，也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起出現了反對「俄羅斯化」的聲音與行動。

二、地理概要

格魯吉亞共和國位於高加索地區的中、西部、大高加索山脈的南麓，面積有六萬九千七百平方公里。她的北方與俄羅斯聯邦的達格斯坦 (Dagestan)、車臣—印古什 (Chechen-Ingush)、北奧塞梯亞 (North-Ossetia) 與卡迪諾巴爾卡爾 (Kardino-Balkar) 四個自治共和國，以及卡拉查耶夫契爾克斯 (Karachayev-Cherkess) 一個自治州為鄰；南部緊挨著亞美尼亞；西南方與土耳其交界；東南面則與阿塞拜疆接壤；西部面臨黑海。

格魯吉亞的人口約五百四十萬，其中百分之六十八點八是格魯吉亞人；百分之九是亞美尼亞人；百分之七點四是俄羅斯人；百分之五點一是阿塞拜疆人；百分之三點二是奧塞梯亞人；百分之一點九是希臘人；百分之一點七是阿布哈茲人。其他還包括了五萬三千多名烏克蘭人；三萬三千多名庫德人；一萬四千多名格魯吉亞猶太人；一萬多名歐洲猶太人。至於阿札爾人還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四，由於該地區與土耳其為鄰，故深受土耳其的影響，甚至曾被迫改信回教。

另一方面，以往有過為數達廿萬的土耳其人留在格魯吉亞境內，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們雖有格魯吉亞的血統，卻

仍被大批的遞解到中亞地區去，一九六八年時，他們獲准回到格魯吉亞，不過，又因爲一九八九年的民族衝突，迫使他們再逃回到中亞，格國當局目前已不准他們重返格境。

在宗教信仰方面，格魯吉亞人多數信仰基督教，其教派是屬於格魯吉亞東正教；至於回教，則有阿札爾人、阿布哈茲人、庫德人（Kurds）與其他少數民族人民在信仰。大多數的南奧塞梯亞人是東歐東正教派的信徒，但在山脈北面的北奧塞梯亞人卻是遜尼教派（Senni Muslim）的回教徒。此外，格國境內也存有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

格魯吉亞境內包括了阿布哈茲與阿札爾兩個自治共和國與南奧塞梯亞自治州。阿布哈茲的面積是八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約五十三萬七千人，首府是蘇呼米（Sukhumi）。這個地區在西元前六世紀時，曾是希臘的殖民地，自西元前二世紀起，羅馬、拜占庭、阿拉伯、奧圖曼土耳其等均先後入侵過。

在此地區，阿布哈茲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左右，格魯吉亞人約占百分之四十四。由於沿海地區有許多景色優美的療養休憩城市，因此，吸引了大批的俄羅斯與外國觀光客，增加格魯吉亞政府的不少收入。

阿札爾自治共和國，面積只有三千平方公里，人口有卅九萬多，首都是巴士米（Batumi）。她的歷史與阿布哈茲差不多，西元十七世紀時，曾受到土耳其的統治，一八七八年在柏林條約簽訂後，被俄羅斯併吞。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乃成爲格國內的一個自治共和國。在人口組成比例方面，俄羅斯人不到百分之十，但格魯吉亞人卻超過了百分之八十，另外尚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亞美尼亞人。該國的農、工、牧業均甚發達，臨海的柯布列特（Kobuleti）、加格拉（Gagra）與巴士米，以及靠山的貝舒米（Beshumi）等城亦爲著名的療養勝地。

南奧塞梯亞自治州的奧塞梯亞人是在十三世紀時被蒙古人驅趕，越過高加索山脈的北奧塞梯亞人。這些人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二日建立起自己的領域。她的面積是三萬九百平方公里，人口有九萬九千，其中奧塞梯亞人占百分之六十六點四；格魯吉亞人占百分之廿九。首府是茨辛瓦利（Tskhinvali）。

叁、格魯吉亞的獨立與發展

當格魯吉亞周圍的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兩國於一九八八年二月，因爲亞美尼亞的污染與民族問題，以及主張歸併阿塞拜疆境內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問題，而引發了對蘇聯影響至爲深遠的民族衝突時，這股兩民族間對立、仇恨、殺戮、動盪的浪潮，也席捲了格魯吉亞。七月下旬，阿塞拜疆共黨領導人維茲洛夫（Abdul Vezirov）曾經提議，要和亞美尼亞與格魯吉亞兩國進行三邊會談，以擬定共同的策略來解決外高加索地區的民族問題。儘管維氏的提議是在響應戈巴契夫對各

共和國尊重少數民族之文化與傳統的呼籲；但是亞、格兩國的反應都不積極。對於納—卡地區的衝突，格魯吉亞採取了低姿態，為的是避免自己境內的少數民族起而效尤。

同年十一月下旬，格魯吉亞領袖認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修憲章案是侵犯了她的國家主權，於是十二萬人聚集首都提比利斯抗議克宮對格國進行「俄羅斯化」，以阻止十二月一日所要通過的憲法修正案。^①

一九八九年元月，格魯吉亞民族主義份子開始在工廠內靜坐、絕食與舉行示威遊行等抗議活動，以表達對莫斯科當局草擬之政改方案的不滿。二月間，除了兩次大規模的示威之外，也出現了要求共和國獨立的呼聲，三至四月間，抗議的原因又多了一項；就是格魯吉亞境內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要求脫離格國而獨立，並加入蘇聯成爲一個加盟共和國。^②四月九日的早上，蘇聯與格魯吉亞的內務部派出了特種部隊手持鐵鎚、棍棒，以及使用毒性頗強的催淚瓦斯，對示威群眾進行驅散與鎮壓，結果造成十六人當場死亡，百餘人受傷，而傷者又多半是同情群眾而阻止特種部隊攻擊人民的警察；爾後，因受毒氣傷害而送醫救治的三百多名傷患中，四人不治。由於這場衝突中的死者大多是婦女，因此格魯吉亞「人民陣線」乃發動了全面罷工來抗議血腥的屠殺。面對著強大的壓力，格國政府宣布，四月九日爲「國殤日」。而原本計畫赴西德訪問的蘇聯外長，祖籍格魯吉亞的謝瓦納澤也被迫延後行程，趕回他的家鄉進行安撫、檢討與協助恢復秩序。^③

這次蘇聯特種部隊武力鎮壓的結果，引爆了格魯吉亞民族意識的炸彈。格國共黨當局雖然承認處理方法錯誤；共黨第一書記巴契亞希威利（Dzhumber Patiasvili）首先請辭，部長會議主席切伊基澤（Zurab Chekheidze）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切爾克濟亞（Otari Cherkezija）跟著提出辭職；以及謝瓦納澤親自向人民承諾要調查流血事件的真相，但是民族主義情緒已瀰漫全國，民族間的仇恨激昂難消。

另一方面，阿希哈茲自治共和國的情勢也很緊張。自一九八九年七月起，該國已有若干城市呈現動亂與戒嚴、宵禁。而首府蘇呼米在七月的中，下旬不但發生了種族暴亂，並傳出了傷亡報導，在黑海沿岸渡假療養的遊客也因鐵路交通中斷，乃至於被專機緊急撤走，同時，蘇聯內務部卻緊急空運三千名部隊前往暴亂地區維持秩序。

同年十月底及十一月上旬，格魯吉亞民族主義運動人士曾進行了八天的抗議活動，並與黨政官員談判，而後正式宣布，政府已准許舉行全民公決，以決定格國是否脫離蘇聯而獨立。十一月廿日，格國最高蘇維埃在民族主義情緒的強烈驅使下，投票通過擁有脫離蘇聯的權利，以及憲法修正案，^④即在格國憲法地位高於蘇聯憲法的情形下，有權不執行蘇聯憲法。

註① 明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十五頁。

註② 瞭望（海外版），第十七期，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四日，第四十七頁。

註③ 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第十六頁。

註④ 明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第十五頁。

一九九〇年二月，格國最高蘇維埃宣布，格魯吉亞是「被蘇聯併吞與占領」的國家，三月間，「確保共黨專政」的文字從憲法第六條的條文中被刪除了，同時，共青團也宣告解散。八月，共黨政府同意進行多黨制選舉，十月廿八日與十一月十一日，最高蘇維埃進行了兩次選舉，贊成獨立的「圓桌——自由格魯吉亞七黨聯盟」(Round Table-Free Georgia Coalition)贏得了百分之六十四的席位，三天後，新選出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選出「聯盟」的領袖為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同時，也決定：(一)再度更改國號為「格魯吉亞共和國」(Sakartvelos Respublika)；(二)正式決定國旗的顏色；(三)任命「聯盟」成員西古阿(Tengiz Sigua)為總理。十二月間，格魯吉亞共黨宣布脫離蘇共，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並在格國憲法體制內，按本身的計畫與黨章展開運作。^⑤

一九九一年元月底，一支擁有一萬二千人的國民衛隊正式成軍，構成格國的國防武力，它先隸屬於內務部，效忠於格國的憲法。^⑥兩個月後，共和國就獨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結果在全國三百一十二萬八千名合格選民中，百分之九十九點六一的投票者贊成脫離蘇聯，對於爲維護蘇聯團結而努力的戈巴契夫總統予以不輕的打擊，因爲格魯吉亞是非波羅的海國家中第一個拒絕戈氏「新聯盟條約」提議的國家。四月九日，也就是「四月屠殺」事件後的兩週年，格國最高蘇維埃以二百廿七票全數無異議通過了獨立宣言，並宣布，將依據一九一八年五月廿六日獨立法案，恢復她以往的獨立地位。四月中旬，最高蘇維埃召開了一次將別會議，通過決議，修改憲法，創設總統一職，並賦予他廣泛的權力。同時，授權最高蘇維埃主席。激進的反蘇民族主義者甘薩胡爾季亞(Zviad Konstantinovich Gamsakhurdia)暫時代理總統，直到五月廿六日首位直接民選的總統選出爲止。^⑦

五月間，參與總統競選的候選人，連同甘氏在內共有六位，儘管甘氏已被各界看好，最有希望當選，但他對於競選對手卻以「克里姆林宮的走狗」或「格魯吉亞的賣國賊」等言辭來加以攻擊。事實上，在他代理總統職務，掌握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日起，立即成立「全國拒絕服從委員會」(National Disobedience Committee)，以蘇聯派兵支持南奧塞梯亞分離運動爲由，呼籲工會關閉鐵路及港口的運輸與交通，來抵制蘇聯掠奪在格魯吉亞的利益，與爭取格國的全面獨立；^⑧同時，還下令成立協調委員會與罷工委員會，訂定一套措施，防止蘇聯對格國實施經濟制裁；接著，又下令設立「傳媒統一委員會」，一方面統一對外新聞發布的口徑，另一方面則專門對蘇聯與外國傳媒就格國處理南奧塞梯亞種族衝突事件的「扭曲報導」

註⑤ 明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第十一頁。

註⑥ *Washington Post*, Feb. 1, 1991, pp. A. 14~A15.

註⑦ 青年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年四月十六日，第四頁。

註⑧ 明報，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七日，第十二頁。

」提出糾正。

甘氏當選後，首將其境內所有蘇聯的國營銀行收歸為國有財產，爾後，以「無力遏阻經濟惡化與人民生活水準劇滑」為由，免除總理西古阿之職，並且撤除外長霍斯塔利亞（Georgi Khostaria）的職務，效命第一副總理歐曼尼澤（Murnan Omanidze）繼任。^⑨

由於甘氏的統治方式不斷遭到諷刺與質疑，因此在他上台不到四個月，已有反對派人士集會，要求他辭職、解散國會和重新舉行選舉，以抗議他踐踏人權與挑起種族仇恨意識。可是甘氏卻下令軍警以武力驅趕，造成卅人輕重傷。對於甘氏的作風過於強硬，手段過於殘忍的治國方式，憤而掛冠求去的內務部長即曾表示，甘氏雖然反蘇，但具有共產主義體制的一切特點；他雖標榜民主，但內心卻擁護極權；可怕的是，他還是個煽動的高手，所以，許多人把他視為「彌賽亞」（救世主之意）」。如此一來，格國人開始憂慮，並把他與史達林等同看待。^⑩

九月下旬，當甘氏對反對派領袖採取逮捕手段後，五千名國民衛隊的官兵竟然投入了反政府示威者的行列，並以裝甲運兵車去掩護前總理西古阿率領二百名武裝群眾占領電視台及發表簡短廣播的行動。^⑪一場內戰就此揭幕。

甘氏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各自擁有武力，彼此你來我往地相互殘殺進行了三個月之後，反對派開始占上風，而總統本人也躲入國會大樓的地下室繼續頑抗。一九九一年年底，支持甘氏的官員與士兵陸續離開國會大樓，要求甘氏下台。事實上，反對派之所以會繼續戰鬥，乃是因為甘氏數次反覆無常地在和談與戰鬥間玩弄手段，絲毫不具誠意，甘氏爲了充實日益不足的武器，甚至強行接收蘇聯派駐在共和國內務部隊的武器、軍事裝備與設施，來強化自己的衛隊。另外，他又爲了獲得「獨立國家國協」的經援，而要求國會提出加入「國協」的申請，但卻因「違反人權」事例而遭拒絕。^⑫在內外雙重壓力下，俄羅斯南部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總統杜達耶夫（Dzhokhar Dudayev）倒是號召了志願軍前往提比利斯，援助甘氏。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日，反對派宣布，組成「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uncil）接管政權，並任命西古阿爲臨時總理，^⑬四天之後，亞美尼亞在徵求格國反對派的同意後，對甘氏一家與其親信提供了臨時庇護，不久，甘氏就轉入了車臣—印古什的首都格羅茲尼（Grozni），杜達耶夫在那裡爲甘薩胡爾季亞預備了住所與辦公室。進行反格魯吉亞政府的活動。^⑭

註⑨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第五頁。

註⑩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三日。

註⑪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九月廿三日，第三頁。

註⑫ 明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六日，第十二頁。

註⑬ The Japan Times, Jan. 4, 1992, p. 5.

註⑭ New Times, No. 2, Jan. 1992, pp. 6-7.

元月中旬，甘氏曾經返回在西格魯吉亞明格列爾的祖格季季（Zugdidi）的家鄉，還在那裡宣布同一「軍事委員會」所支持的臨時政府展開武裝鬥爭。為此，「軍委會」重新部署，對甘氏部隊進行逐步清剿。同年二月，臨時政府開始實踐它從前所提出的要求，朝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方向前進，以期擺脫政治、經濟與民族三方面的僵局。對於南奧塞梯亞，政府也成立了專門小組與南奧進行談判，以穩定該地區的政治與社會形勢。另外還有不少人建議，請前蘇聯外長謝瓦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回國擔任領導的職務。¹⁵

三月上旬，謝氏回到提比利斯，會見各界人士，聽取他們對局勢的分析與對危機的克服之道。十一日，他被任命為格魯吉亞國務委員會主席，¹⁶這個委員會擁有行政與立法二權。

謝氏眼見家園殘破、荒涼，充滿危機的景象猶如貝魯特一般，故而決定先進行國家政權機關的選舉工作，以建立一個強力的民主政權與正常的經濟體系。他雖反對格魯吉亞加入「獨立國協」，但主張與俄羅斯等其他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同時，他希望儘快加入歐安會與歐體，以及世界性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組織，他還呼籲各國早日承認格魯吉亞，並成立基金會，來籌募外國的援款與捐助，以求早日恢復這個國家的活力與實行他的經改計畫。至於對高加索地區，他建議成立一個「高加索各共和國領導人協會」，共同抑止這地區的民族衝突。¹⁷

八月上旬，謝氏宣布取消全國緊急狀態、戒嚴，並實行大赦，對於前總統甘氏的若干政府官員也予以赦免。同時，定七月卅一日為「全國和解日」，¹⁸以團結格魯吉亞人民，結束毫無意義的仇視、對峙與自相殘殺。然而，儘管甘薩胡爾季亞已流亡到格羅茲尼，但支持他的殘餘，仍在格境進行破壞、綁架與戰鬥。面對如此不安，謝氏還是決定在十月十一日進行國會（最高蘇維埃）的選舉。

十月中旬，新的國會產生了，二百卅四名代表幾乎全部同意由謝瓦納澤來擔任主席。他在當選演說中指出，政府首先要逐步解決四大任務：（一）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整頓社會秩序；（三）避免冬天饑餓；（四）解決阿布哈茲問題。¹⁹當新國會於十一月初召開第一次會議時，謝瓦納澤除了宣誓就職外，還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如：建立多黨制聯合政府；總理可獲得更廣泛的權力；成立統一的軍隊；向市場關係過渡；與俄羅斯簽訂全面性條約等。十一月六日，謝氏在國會通過「國家權力法案」

註¹⁵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七日。

註¹⁶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第六頁。

註¹⁷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

註¹⁸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

註¹⁹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三日。

後，成爲國家元首，並兼國會主席，^②而國會第一副主席則由戈古阿澤（Vakhtang Gogunadze）擔任，至於西古阿仍被選爲總理，協助謝氏推動經濟發展，以及三大計畫，如：重建與擴建黑海邊的波奇（Pori）港、建設波奇到巴庫（Baku）的高速公路與油管。西古阿表示，這三大計畫全都需要國外的資金與技術來協助完成。十一月下旬，國會開始討論謝氏所提出的二十九位內閣人選的名單，結果，有廿二位獲得同意，三位則未獲同意。另一方面，早在四月間，提比利斯即傳出有關國防部長基多瓦尼（Tengiz Kitovani）有意發動政變之說，五月上旬，謝氏的助理斯切潘諾夫（Temuraz Stepanov）也承認，總統與部長之間有摩擦。^③不過謝氏本人則予以否認。十二月初，當格魯吉亞「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依國會通過之法律而成立時，八位重要人事中，包括基多瓦尼。

一九九三年是格魯吉亞排除萬難，推動政經改革的一年。二月中旬，格魯吉亞最高蘇維埃通過一項決議，成立憲法委員會，並選舉謝瓦納澤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格國國會認爲一九二一年的格魯吉亞憲法應該重新修訂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國會要求這個委員會能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部新憲法草案，同時要求其向國會報告草擬的進度。

其次，謝氏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與維護國內的政治安定，曾花了很長的時間，勸退兩位軍事領袖。一位是國防部長基多瓦尼，他也是國民衛隊的總司令，另一位是姚塞梁尼（Dzhaba Ioseliani），他是馬隊（Mkhedroni）民兵領袖。由於這兩人都格國獨立時的功臣，也都擁有其軍中的人脈與影響力，因而對謝瓦納澤的統治有某種程度上的掣肘，謝氏也擔心基多瓦尼會以對付甘薩胡爾季亞的方式來反對他。另一方面，國會曾在一、二月間數次詢問謝氏有關基多瓦尼陰謀政變的事情；基多瓦尼認爲，這是國會中有人惡意中傷與打壓他。儘管謝氏多次坦護他，但並不希望俄羅斯的府會之爭在格魯吉亞重演。所以，謝氏只有訴諸於理性的溝通，使他二位向國會主動提出辭呈。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年僅廿七歲的卡爾卡拉希威利（Gen. Georgiy Karkarashvili）將軍擔任國防部長的職務。^④

此外，謝氏本人還面對著國會內部反對派高漲的聲音，這些人以阿布哈茲問題陷於僵局，國內法律與秩序蕩然，犯罪形式與手法難以控制，經濟瀕臨崩潰，俄羅斯當局對格國民族衝突的兩面手段，俄軍撤出格魯吉亞的遥遥無期等理由，糾纏困擾著這位身兼行政、立法與軍事三要職的領導人。難怪謝氏會面對著電視訪問時表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兩面作戰，俄羅斯的葉爾欽尚且不行，更何況格魯吉亞這小國。

格魯吉亞的獨立之路充滿血淚，但是獨立之後，血與淚似乎流得更多更久，政經情勢，一直混亂不穩，其結局如何？難以預料。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八日，第六頁。

註③ *Jones's Intelligence Review*, July 1993 p. 308.

註④ *Nezavisimaya Gazeta*, May 8, 1993, p. 3.

肆、格魯吉亞與南奧塞梯亞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底，當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時，奧塞梯亞人居住的土地分屬在格、俄兩國境內，這個民族被大高加索山脈分為南、北兩部分。一九九〇年，格國境內的南奧塞梯亞自治州人民代表蘇維埃宣稱她已升格為共和國，但在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要求下，這項升格的決定暫時中止。

蘇聯解體後，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南奧塞梯亞於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九日曾舉行全民公決，結果百分之九十九的公民支持獨立，同時，百分之九十七點六的投票者贊成在獨立後與俄羅斯統一。因此，南奧的領導人遂依據格國憲法高於俄羅斯憲法地位的事實與全民公決的合法性，決定脫離格魯吉亞而獨立。^②但格國朝野從起初即反對南奧這種分離意識與地位升格的想法，故而向南奧施壓。據南奧塞梯亞最高蘇維埃主席表示，南奧塞梯亞人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間，已被格魯吉亞政府從十個城鎮與七十四個村莊中驅趕出家園。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格國當局從原蘇聯高加索軍區獲得相當多的武器、坦克與重炮，並有系統地向南奧首府茨辛瓦利市炮轟，而支持格國反對派的部隊前進到茨市時卻不能拿下它，茨市在被封鎖的情況下，僅有少數的必需品與藥品是沿著廿八公里長的山路送進市內。

一九九二年元月底，南奧議會向俄國總統及國會遞交一份備忘錄，其中指出，奧塞梯亞曾於一七七四年志願加入俄羅斯，而未被分割成兩個國家，但蘇聯統治期間，卻嚴重違背了奧人的權利，因此，南奧人民希望完成與俄羅斯統一的歷史性權利。同時，他們曾要求俄羅斯在召開第六次人代會時能在議程上對這問題提出辯論。然而，俄國代表們根本忽略了這項要求。當謝瓦納澤上任後就公平解決衝突發表聲明時，俄方認為，從該地區撤出自己的部隊應無問題。但是南奧人民卻擔心；俄軍的撤退將更助長格國激進民族主義者的氣焰與行動。不幸的是，這種種憂慮在不久後竟真的成爲事實。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格國與南奧的停火協議剛簽署，茨辛瓦利及其周邊地區就籠罩在格軍炮火之下，原來，格國對南奧採取了懲罰性的行動。一週後，格軍竟對難民開火，造成卅六人死亡，其中二十二名均爲婦孺，對於傷者，格軍更以「朝後腦補上一槍」的殘殺手法來處理，因而完全改變了奧塞梯亞人的幻想與情勢。北奧國會立即向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遞交了一份措詞嚴厲的備忘錄，強烈譴責俄方輕忽奧人的願望與生命。同時，北奧的人民代表亦採取了重要的措施，包括招募志願軍南下、停止向格國供應天然氣等燃料、關閉格國軍事道路、向格國展開更激烈的武裝鬥爭等。^③

註② *Russia & The Successor States Bringing Service*, Vol. 1, No. 3, June 1993, p. 17.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一日，第六頁。

謝瓦納澤鑑於形勢不利，乃與北奧國會代表談判，擬訂立即停火協議，但和平並未真正到來，於是俄羅斯遂主動參與，企圖化解危機。

六月中旬，俄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要出格魯吉亞與北奧塞梯亞雙方完成停止衝突的協議，否則將依國際法原則採取制裁行動。同時，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亦發表聲明，指責格國對南奧施行種族滅絕政策，而且俄羅斯將被迫考慮南奧人民與俄國統一的願望。結果，謝瓦納澤認為哈氏已侮辱了格國的獨立主權，除了表示，不論那個國家都不能對格魯吉亞有任何領土要求外，提比利斯當局還發動了示威來抗議哈氏的聲明，與要求俄方尊重格國領土的完整。此外，格國更出動軍隊，占領了半個茨辛瓦利市，以及把軍隊開到了格國與南奧的邊界。南奧方面重申其信念，認為與俄國結合是唯一的出路，而和平的希望早在謝氏上台後即已破裂。因為死於謝氏之手的南奧塞梯亞人比死於前總統甘薩胡爾季亞之手的多了兩倍半。²⁵

為能解決南奧問題，葉爾欽曾與謝瓦納澤舉行會談，兩人並簽署了一份政治備忘錄，以及一份「有關解決格、南奧衝突原則」的協議。備忘錄上說，各方承認領土完整、邊界不可侵犯，與保證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爭執問題。而「原則」協議則規定：建立安全隔離走廊、成立監督停火觀察員的混合委員會、決定成立一支維持安全與和平的混合部隊，恢復衝突地區之經濟活動與允許難民早日返回家園。²⁶可是不到廿天的光景，當維持和平部隊進入茨辛瓦利的當晚，格魯吉亞的國民衛隊就以猛烈炮火轟炸茨辛瓦利與包圍南奧人民的村莊。不過，自八月起，和平部隊發揮了隔離與干預的作用；援助茨辛瓦利的物資已能送到市內，監督與防止「停火協議」被破壞的工作並未中止，協助難民展開重建家園的工作在積極進行著。可是，最根本的癥結所在仍未有所突破：（一）南奧希望完全獨立，加入俄羅斯聯邦；（二）北奧決心與南奧完成合併，並要求能全程參與俄、格劃界談判與其條約的起草工作；（三）格方認定南奧只能享有文化自治而不得允予行政與政治上的自治，至於北奧所通過的決議，則認為是已「干預了格國的內政」與「支持南奧的分離主義分子」。

一九九三年四月，俄、格兩國軍方最高領導人在索奇市會談，俄國國防部長格拉喬夫首次公開地表達了他對格魯吉亞領土完整的看法，他表示，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梯亞是格魯吉亞不可分割的部分，故應遵守這項原則。針對格氏的言論，南奧提出了抗議，並要求葉爾欽總統暫緩與格魯吉亞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同時，南奧一方面表示會盡一切可能來防止兩個大國以界線來分割奧塞梯亞人的領土，另一方面亦表明，希望留在盧布區內，與俄國的銀行體系建立聯繫，以及由俄方向南奧提供銀行設備。五月底，南奧與阿布哈茲同時再向葉爾欽提出暫緩簽署「條約」的要求，因為格魯吉亞無法扮演這兩個民族人

註²⁵ 同註²⁴。

註²⁶ 瞭望，第廿七期，一九九二年七月六日，第四十一、四十二頁。

民權利的保障者，所以除非能達成全面停止衝突，否則南奧與阿國不能再留在格魯吉亞成爲她的一部分。格國國務委員會的特命全權代表卡夫沙澤（Aleksandr Kavvadze）在俄京對此要求立予駁斥，並表明，格國人民堅決不接受這種違反國家領土完整的說法。

六月上旬，當格拉喬夫起程訪問提比利斯時，南奧議會副主席喬奇葉夫（Alan Chochiyev）再度呼籲，南、北奧塞梯亞沒有國界線的存在。喬氏的用意在於提醒格拉喬夫在提比利斯討論邊界問題時，不要只考慮大國間的利益，否則只有使得已經複雜化的南奧塞梯亞之政經情勢更加惡化。²⁷

事實上，俄羅斯至今仍同意格魯吉亞的「領土完整」主張，因爲南、北奧塞梯亞的合併是否會給俄羅斯帶來類似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的問題，或甚至引起俄、格兵戎相見，都不是俄羅斯所能預料或樂見的；但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不去理會南奧的要求，也始終是個令人不安的芒刺，對俄羅斯如此，對格魯吉亞更難，因此，即便是把問題放到談判桌上談出一點名堂來，勢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伍、格魯吉亞與阿布哈茲的對峙

西元七五六年時阿布哈茲曾獨立過，西元九八五年時則歸併於格魯吉亞，十六世紀時分裂爲公國，一五七八年又歸土耳其統治，一八一〇年成爲俄羅斯的保護國。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召開阿布哈茲蘇維埃大會時，宣布爲一主權獨立之國家。一九二一至三一年間，阿布哈茲與格魯吉亞根據一項特別聯盟協議維持關係，而阿布哈茲本身曾於一九二五年通過自己的憲法；至於在一九二一年時格魯吉亞所通過的憲法中並未提及阿布哈茲的字眼。²⁸不過，格魯吉亞在後來卻說，阿布哈茲在格國境內作爲一個自治共和國的地位是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才獲得確認，對此說法，阿布哈茲則予完全否認。同時，對於她被劃歸於格魯吉亞，且被降格爲自治共和國之事，阿布哈茲人的反對與不滿，並未得到合理的解決。當格魯吉亞開始宣稱「阿布哈茲是格魯吉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之日起，仇恨已深植在阿布哈茲人的內心裡，因此，要求獨立的呼聲也從那時起就發出了。一九五七、一九六七、一九七八年，阿布哈茲人均曾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不滿情緒。一九七八年，阿國又通過一部憲法。

一九八八年，阿布哈茲人再度對格魯吉亞表示不滿，開始要求「完全獨立」，恢復列寧在世時阿布哈茲的地位，由於這

註²⁷ *Nezavisimaya Gazeta*, June 10, 1993, p. 3.

註²⁸ 同註²⁷，第廿二頁。

項要求已屬完全脫離格魯吉亞，因此遭到格國領導階層與大多數人民的反對。

一九八九年四月初，格國首都不斷有民族主義人士的集會遊行，要求懲罰在阿布哈茲挑起民族糾紛的人。但此動亂局面卻因矛盾焦點的轉移、民族主義情緒的充斥，以及對格國政府當局不滿人士的有意挑撥而逐步擴大，結果變成四月九日凌晨，蘇、格內務部隊的過份彈壓而導致流血傷亡的嚴重後果，以及促使阿布哈茲由「脫離格魯吉亞」的政治要求，發展成阿、格雙方「進行武裝鬥爭」的地步。²⁹

一九九〇年八月廿五日，阿布哈茲最高蘇維埃投票通過決議，宣布脫離格魯吉亞而獨立，並提升其地位為一加盟共和國。數日後，格國當局宣布，阿布哈茲的決議無效。一週後，阿布哈茲最高蘇維埃中的格裔代表們修改決議及取消獨立宣言。

一九九一年間，格、阿雙方緊張形勢加劇，原來阿布哈茲派出代表參加了「外高加索山地民族聯盟」(CMPC)的會議，聯合北高加索各小民族，加入爭取阿布哈茲的獨立運動，格魯吉亞政府強烈批評這是「干預內政」之作法。³⁰一九九二年元月，格魯吉亞「軍事委員會」臨時政權曾對親格國的阿布哈茲領導階層提議，儘快採取若干措施先一步預防阿布哈茲的脫離。

七月廿三日，阿布哈茲最高蘇維埃決議，廢除一九七八年通過的憲法，而把一九二五年的老憲法提出加以修改為「新基本法」，且加以通過。如此一來，阿布哈茲與格魯吉亞之間將成為聯邦關係。這項作法，迫使正在外地視察的謝瓦納澤趕回首都，並在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宣布阿布哈茲的決議違憲，不具法律效力。八月初，阿布哈茲又進一步，宣布決定脫離格魯吉亞，並表示，希望和格國建立雙邊條約來規範新的伙伴關係，以取代原來被統治的地位。³¹

八月十二日，支持前總統甘氏的人，以武力挾持了前往祖格季季參與人質問題談判的十一名格國政府要員代表，其中包括了謝氏的國家安全顧問，格國的內務部長、副部長、祖格季季的市長與負責犯罪調查的副警長等人。為此，謝瓦納澤號召人民奪起備戰，以對抗「邪惡勢力」，同時，並矢言要動用一切軍警力量救出這些政府官員。³²翌日，親甘份子的領導人巴希亞(Gocha Bakhia)在格國動武前釋放了副警長一人，其他則被帶往阿布哈茲，於是格國軍方於十四日對阿布哈茲發動攻擊。當軍隊開進蘇呼來後，救出了內務部長格文薩澤(Roman Gvensadze)及另外七名人質。不過，格、阿雙方也在同時進行談判，結果雖達成格軍撤出阿布哈茲的協議，但彼此並未停火。

註29 瞭望(海外版)，第卅六期，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第卅九頁。

註30 同註29。

註31 同註29。

註32 The Japan Times, Aug. 14, 1992, p. 5.

對於格魯吉亞出兵解救人質的行動，高加索地區的各小共和國認為是「干預內政」，所以「高加索山地民族聯盟」遂組成了一支五千多名志願軍增援阿布哈茲，而收容甘氏的車臣—印古什共和國也正進行登記組織志願軍的工作，面對這種情勢，俄羅斯立即發表聲明，呼籲北高加索各國人民能表現理智與克制，不要讓這一地區之形勢更加急速惡化。³³

事實上，在處理阿布哈茲的問題上，格國內部分為兩派意見，一方是以謝瓦納澤為首的溫和派，另一派則是主張以戰止戰的人士，他們多半是軍方領袖。九月初，當甘薩胡爾季亞在格羅茲尼發表「只要謝瓦納澤政權繼續存在，阿布哈茲的衝突就不會停止」的言論後，謝氏轉變了心意，主戰派開始在氣勢上佔了上風。爾後，車臣的杜達耶夫總統更表示，「停火協議」對於高加索地區的血腥恐怖活動不具有任何約束力。如此一來，矛盾與衝突便難有早日結束的希望了。

至於俄羅斯，倒也真的希望格、阿雙方的死結能以政治談判的方式來化解。所以總統、國會議長、外長、國防部長皆曾發表過聲明，並向格國當局施以壓力，迫使格軍撤出占領區。但是俄軍之中也有支持阿布哈茲者，他們或明或暗地以軍火支助阿國部隊，進而破壞停火，造成俄、格兩國關係的緊張或對立。其中，以駐紮在阿布哈茲的俄軍武器貯藏庫就被格軍認定是個製造衝突的禍源。這也是為什麼格國特別堅持俄軍須自阿布哈茲衝突區撤出的原因。³⁴

格、阿衝突的未曾稍緩，使得難民因缺糧、缺水、沒藥，而多半是在垂死邊緣掙扎。基於人道考慮，聯合國安理會也不得不於一九九三年元月派一調查團到衝突地區去實地瞭解情況及策劃救援方案。³⁵

二月下旬，俄羅斯軍機曾以飛彈攻擊蘇呼米地區，並造成傷亡，因此，謝氏下令全國各地區首長備戰，同時警告，如果俄羅斯繼續採取侵略性行動，他將宣布全國總動員。³⁶儘管俄方否認戰機是屬於俄軍所有，但兩國關係已處於危險程度，俄國的國防部長格拉喬夫亦下令俄軍對於企圖奪取俄軍武器的失控格軍格殺勿論。

三月中旬，格、俄兩軍爆發了直接衝突，阿布哈茲分離份子俄軍重型武器支援下，以及軍事專家、軍官、炮手、空降部隊的參與下，越過了蘇呼米北方六公里處的古米斯塔河（R. Gumista），結果，雙方軍民死傷慘重。於是，謝氏要求國會及各地方政府支持實施總動員的決定。不過，謝氏也認為，這次攻擊行動的主謀應是俄羅斯國會中的保守派，他們企圖讓葉爾欽難堪與困擾。³⁷所以，他也警告俄國軍方，不要放縱軍人支持阿布哈茲分離分子。就在這項警告尚未冷卻，格國擊落了

註33 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八月廿八日，第六頁。

註34 世界知識，第廿二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廿頁。

註35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元月卅一日，第六頁。

註36 The Japan Times, Feb. 25, 1993, p. 4.

註37 Izvestia, Mar. 17, 1993, p. 1.

一架俄軍蘇愷廿七型戰機。對此，格國當局認為，雖然俄國政府一再聲明，她尊重格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但卻每每要求格軍撤出阿布哈茲；而當格方指責俄軍參與反格行動時，阿布哈茲又總會主動出面替俄國撤清或辯解，這時，格方對俄國的極度反感已溢於言表。但爲了經濟仍須依賴俄國的主要理由，以及謝氏主張格、俄維持友好合作關係的考慮，也具有隱忍怒火，而採取了謹慎的作法。

自今年四月起，俄羅斯已更積極的參與格、阿停火的調解工作：先是西古阿與格拉喬夫舉行談判，雙方均願尋求妥協，所以彼此都主張立即停火。接著，謝、葉二人於五月中旬在俄京協商解決阿布哈茲的衝突問題，與兩國的相互關係。同時彼此商定：自五月廿日起，自衝突區內撤走大炮與其他重武器；又自五月廿五日以後，雙方停止使用空軍；以及由二人共同任命一個特別代表團常駐阿布哈茲。³⁸但由於阿方未派代表出席這次高峰會，所以何時履行雙方的協議仍未確立。又因爲兩國國防部長在會商時各自對停火與撤軍先後問題有所歧見，所以，再度陷入僵局。最後，俄國把一批人道救援物資送到了阿布哈茲地區，並將食品分配給居民，而後，又載運了若干居民離開衝突區。³⁹

七月上旬，格軍由於遭到阿布哈茲部隊的兩次大規模攻擊後，決定對阿布哈茲實施戒嚴法。接著，在謝瓦納澤拒絕先行動撤軍後，阿布哈茲又以激烈砲擊回敬了謝氏，並還擊中了謝氏的總部，不過，他倖免於難。⁴⁰稍後，格軍開始反攻，謝氏表示，他會以軟硬兼施的手段來結束衝突。

中旬之後，俄國再度展開穿梭外交，與雙方分別進行折衝與草擬停火協議，最後雙方都願再次簽署該項協議。月底，八個地點成立了監督停火的機構並開展了工作。八月，逐步地撤軍與聯合國監督停火觀察員的進入，以及俄國和平部隊執行保管雙方武器上的重要配件等，使得和平的陽光自漫天烽火中乍露了些時，給人燃起了一點希望。

陸、結 論

格魯吉亞的歷史已向世人表明，這個民族是個悲劇性的民族，因爲其中每一頁的記載似乎都充滿了血腥、痛苦與哀傷。即便是快要進入第廿一世紀，但格魯吉亞人仍舊以同樣的筆調在寫歷史。民族尊嚴、主權獨立固然可貴，但以「不爲瓦金」的方式去換取，到頭來爭取到的卻是人民生死未卜，國家福禍難測，這又怎能說得清其中的意義呢？

註³⁸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

註³⁹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

註⁴⁰ The Japan Times, July 10, 1993, p. 8.

換個角度來說，自從格魯吉亞脫離蘇聯起，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情勢就如同傾斜嚴重至極之船隻。政客們一面要忙於對付民族世仇，一面又得忙於奪權內鬥；國內經濟處於崩潰的同時，外債卻堆得如山一般高；整個社會在法律允許人人有槍之下，犯罪與死亡率升高已令政府束手無措。可悲的是國家已付不出薪水與退休金了，但一天的戰爭費用卻需要五百萬盧布。所以，對任何一位政府官員所說的話及保證，人民早已置之不理；只希望能想盡辦法買得起黑市的糧食，以及出門之後還能回得了家。而格魯吉亞政府更是巴望著美國能看在謝瓦納澤這個老朋友的面子上多捐助些錢而已。

甘氏雖已被罷黜，但至目前，仍有不少人希望他回到祖國，對謝瓦納澤來說，是個不容忽視的危險訊號；與南奧塞梯亞的衝突，最近只是處於暫時停火的局面，而幾個死結仍是解不開；與阿布哈茲的火拼，眼前好像出現了休兵的跡象，不過「分與不准分」的爭執，雙方隨時都會演出刀斧相向的場面。

政治鬥爭與民族戰爭何時了，這不僅是格魯吉亞的難題，也是高加索地區、中亞地區，乃至於是前蘇聯各共和國都不能，也不敢掉以輕心的危機。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如果只是拭目以待其動態發展，恐怕到時候就成了「是禍躲不過」的局面了。

附圖一：格魯吉亞地圖（資料來源：蘇聯百科全書）

附表二：格魯吉亞政府人事（資料來源：EIU Country Report, 2nd Quarter, 1993）

總理：帕察契亞（Otar Patsatsia）

副總理兼外長：阿克瓦依澤（Alexandr Chikvaizze）

副總理兼人權委員會主席：卡夫沙澤（Alexander Kavsadze）

副總理：蘇爾古拉澤（Irakli Surguladze）

附圖一：格魯吉亞地圖



（資料來源：蘇聯百科全書）

副總理：戈茨依瑞澤 (Roman Gotsiridze)

農業部長：契塔娜娃 (Nodar Chitanava)

國防部長：卡爾卡拉希威利 (Giorgi Karkarashvili)

經濟部長：瓦爾澤拉希威利 (Omari Vardzelashvili)

教育教長：克瓦拉茨赫利亞 (Gucha Kvaratskheliya)

財政部長：德津濟哈澤 (Vazha Dzhidzhikhadze)

能源部長：戈加瓦 (Grigory Gogava)

工業部長：德珠格利 (Besik Dzhugeli)

資訊部長：戈格利亞 (Archil Gogeliya)

新聞與情報局長：巴帝亞希威利 (Irakli Batiasvili)

內務部長：格萬薩澤 (Roman Gventsadze)

司法部長：赫普瑞亞尼 (Dzhoni Khepuriani)

勞工、社會安全暨人口部長：古古希威利 (Tamaz Gugushvili)

科技部長：卓爾丹尼亞 (Irakli Zhordaniya)

貿易部長：夏拉謝尼澤 (Nikoloz Sharashenidze)

交通部長：契赫依澤 (Alexander Chkheidze)